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三回 因貪財奸人喪命 奈怕急英雄錯路

詞曰：兩晉相傳百代，五胡弦繞乾坤，宋齊梁魏亂紛紛，四海干戈不定。

八姓中華繞晉，六朝江左偏陳，煬帝殺父一乾坤，續繼無傳殞命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鄧公子被蒙汗藥酒迷倒，他的姐姐鄧紅濟小姐被李大麻子搶去。店中陸賈與杭三心中明白，知道是搶人。陸賈說：「杭三，女的被李大老爺搶去，把男的丟下來。這個少年醒來要人，如何是好？」杭三說：「不好。他好好走便罷，若還不走，我有個主見。我打他一個烹缸，將他一嚇，自然無事。」陸賈搖頭說：「這人有些費事烹他，只可辦了看。」說著他回自己坊子去了。杭三心中一想，說有了，把衣服一脫，產辮子一繞，把傢伙物件打碎，扳倒水缸，預備起來。到了五更天明，鄧林酒醒，藥性退了，翻身爬起，睜眼一看，不見姐姐。四下一找並無蹤跡，大吃一驚，叫聲：「開店的，來，你做得好事。昨日把蒙汗藥酒與爺吃，把爺蒙倒，將爺的姐姐抬到那裡去了？」杭三回道：「令姐是李大老爺搶往溧水去了。」公子一聽，他乃心靈性巧之英雄，早已明白，也不多言，吩咐快備飯來吃。杭三答應，與炒飯弄菜，公子淨面漱口整理衣裳。少頃飯菜擺上，公子飽餐一頓，背了包裹，取了彈弓，佩了寶劍，叫：「杭三這裡來，問你句話。」杭三不知是計，跟隨出了店門，走得遠遠，到了一個樹林之內。將杭三攔倒，一腳踹住，拿出寶劍舉起，罵聲「該死的狗頭，快快實說，昨晚是何藥酒！我姐姐端的是李大麻子搶去？快說！」杭三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哀求道：「爺呀！昨日之事非是我事，皆是李大老爺吩咐，說是什麼反叛，是他買來的蒙汗藥。小的不知其細，望求爺饒了小人狗命吧！」鄧林罵聲：「狗頭，你既不肯饒人，誰人還肯饒你！」說著一劍揮去，砍下人頭滾在一邊。這才是：橫財未曾將到手，魂魄先歸枉死城。鄧小英雄恨將起來，把杭三週身砍做數段，寶劍入鞘，邁開大步，找大路前去。這邊杭三房坊子裡的人見杭三不回來，著人找尋，到樹林中見了身形，大驚飛報杭三妻子及鄰舍來看，是被人殺了。妻子痛哭，少不得報官相驗，人殮收屍，且不表。

再言小英雄怒氣衝衝追趕李雷，走了半日，迷失路徑。只見對面來一位老者，鄧林上前將手一拱，尊聲：「老丈，借問一聲，此地離溧水還有多遠？」老者：「哎喲，相公你走錯路了！此地是廣德州建平縣地方。」公子一聽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得罪了。」自己心下一想，廣德州離母舅葉家莊上不遠，此刻何能再回趕也不上，不如投奔母舅，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，便往葉家莊去了。暫且不言。

單講李雷搶了鄧紅濟小姐，率領眾人回轉溧水，進了自己龜牢，吩咐將轎子抬到後邊調房下轎，自有丫環僕婦服侍，不必細表。當晚大家用了頓飯，到晚張燈結綵，大擇喜筵備了，大家飲到二更方散。李雷吩咐掌燈來到調房，只見小姐淚落不止。忙走近前滿臉陪笑，叫聲：「小姐為何如此悲哭？你看我品貌也還不俗，臉上雖有幾粒麻子，也還不厭。若論我才學，草草可以完篇。」小姐心中很苦，聽得李雷如此言語，陡生急計，見窗外有株白碧桃花，小姐叫聲：「惡人！你既有才學，今將白碧桃為題，如若果然做得好，與你完姻。」李雷叫聲：「小姐既是如此，讓我出去做來。」說罷，轉身出了房門，吩咐丫環老媽看守小姐。即刻來到廳上，說：「人來！」「有，大老爺有何吩咐？」說：「快把畜生臉喊來，我大老爺有話講呢。」「是」答應一聲，赴邵青臥室，在窗外喊道：「邵先生快快起來，大老爺在廳上立等說話。」邵青聽完，連忙爬起，手忙腳亂穿起衣裳，開了房門，一直趕奔廳上，見了李雷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還不同新人安息，呼喚門下有何見諭？」「老邵呀！我進了洞房，與小姐正要成親，因我說了大話，小姐要試我才學，把碧桃為題叫我做首詩，我卻不會，請你代做。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有別的事兒門下辦得來，唯有叫門下做詩詞歌賦，卻是一竅不通。求大老爺開恩。」李雷道：「施恩不施恩，快快與我想個主意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此刻沒人會做詩。實在沒法想。」說：「你沒法想？人來，把畜生臉又掉了！」「是」眾人才要上前，邵青道：「大老爺莫要動手，有了，大老爺忘記了？西書房那聞二相公？如今叫人前去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肯前來。」李雷聞聽大聲贊道：「好計好計！」吩咐家人打了紅紗燈，吩咐幾句，那家人趕奔西書房，見了聞公子，叫聲：「相公，你在我家日久，大老爺在省上回來，一時想起相公，開了側隱之心。請相公到前廳上用酒，就放你回家見你母親了。」聞二公子聞聽大喜，走將出來，跟隨家人轉彎抹角來至廳上，說：「老先生呼喚晚生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李雷道：「你在我家，也不曾虧負了你。今日有白碧桃為題，與我做首詩來，我即刻放你回去。」聞公子聽言，叫聲：「老先生，白碧桃還是倚山，還是傍梅？」李雷叫聲：「老邵，這句話我卻不懂。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著人掌燈照他進去一看，使他明白。」家人即刻掌燈，引著公子來到後面洞房，只見燈燭輝煌，來到天井，見一株白碧桃栽在石旁。公子看了。小姐在房中眼快，見一少年書生來看碧桃，不知何意？公子同家人回轉廳上，公子坐下，有人擺了文房四寶過來，聞二公子提筆在手，一揮而就。真真是行行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做完遞與李雷。李雷說：「念與我聽。」相公接來念了一遍，叫聲：「老先生，晚生要回去了。」李雷把詩接過來，著人把聞相公送回西房。聞相公見不放他回去，哀聲不止，按下不提。

李雷吩咐邵青退去安寢，他把白碧桃詩拿在手中，步進洞房。吩咐婦人退去，走近小姐身邊，叫聲：「小姐，白碧詩做來請看。」小姐流淚說：「誰看你這惡人的詩！」李雷把詩放在桌上，說：「小姐，你慢慢的看，我坐在凳上等你看完。」說著坐在幾凳上吃茶。小姐看詩，心中暗暗吃驚：不料惡人有此才學？看他不能做出來，想必先來看碧桃那個少年書生代他做的。猛然想起，少刻李雷近身，如何是好？奈我父母之仇在身，何能與這惡人成親！心中著急，抬頭只見李雷坐在幾凳上溜溜睡去，又見房門半掩半關，小姐猛然一想，自己叫著自己名子，說你冤仇黑海，貪戀此間有何益處？此時趁這惡人睡熟，還不快走，等待何時？想罷站起身來，輕輕悄悄走出房門。四下一望，並無一人。小姐心驚膽顫，出了腰門，隨彎而去，不覺來至花園。只見那亭子旁有一口泉水井，小姐來至井邊，放聲大哭，叫聲：「爹爹母親呀！你紅濟女兒不能侍奉甘旨，今日永別了！」說罷，意欲投井。

且按一按，再言聞二公子來到書房，只哭得天昏地暗。有一書童坐在旁邊，口裡唧唧噥噥，不知念些什麼。公子大怒，止淚罵道：「狗才！我相公心如刀攔，你怎麼還要吵我？豈不討打！」筆童叫聲：「相公，我前日後西花園中玩，來了個白髮老兒，送我一本書。」相公問道：「是什麼書？」回道：「百家姓。」聞公子說：「拿來我看。」相公要看要賣，給相公吧。」「賣多少銀子？」「要賣一錠銀子。」「既如此，就買你的。」書童將書送與相公，接來展開一看，上面有四個金字，寫的是：鶴度瑯琊。公子大驚，想世上有此名無此書，乃天宮之寶，心中大喜！即拿了一錠銀子與書童，說：「你睡去吧。」書童得銀子歡喜，便睡去。列位，此書是何處來的？乃是龍宮鎮海之物，赦廣取來，暗中以賜公子，好出龍潭虎穴。公子認得寶書，將書童打發去睡，他便洗手焚香，祝告一番，起身揭開一看，只見頭頁上寫著：此法乃是隱身妙法。若學此法，念熟咒語，將書符一道焚化成灰，用陰陽水吃下，登時隱住身軀，人不能見。可救一千多人。公子心靈性巧，將咒語念熟，照法將書符焚化，取水吃下。公子不信，要試試看。走到書童房門首，喊聲：「書童起來，我要茶吃呢。」書童連忙爬起，問「相公你在哪裡？」公子見他不看見，將臉一抹：「這裡不是？」書童吃了一驚，說：「相公會撮戲法了！」倒了一杯茶。公子說：「睡去吧。」書童復進房中睡了。公子又將寶書一展，上寫：此法能長人氣力。書此符法，有人學得，能添數百斤氣力。公子照法書符焚化，用水吃下，登時骨節響亮，週身緊密，陡長有五百斤氣力。聞二公子得了二法，心中想道：我此時還不進去殺了惡人，等待何時！站起身來，離卻書房，轉彎抹角來到花園。只見那邊井上坐著一女子痛哭，意欲跳井。公子悄悄走到跟前，一把拉住，叫聲：「小姐不可尋此短見！」小姐問道：「你來救我，莫非月媚花妖？聞聲不見形，是何緣故？」公子現了身形，叫聲：「小姐，小生並非月媚花妖。請問小姐是府中甚麼人？為什麼夜靜更深來尋短見？」小姐叫聲：「恩人聽表...」就將姓名家址以及被搶之事說了一遍。又問：「恩人是誰？因何在這惡人家中？」公子也將誤入花園，兄長被害之事亦說了一遍。小姐說：「先前看花做的碧桃詩，可是尊駕做的？」公子說：「正是。」小姐道：「如今你我可能逃出他方就好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隱身之法可以逃走。小姐你在此略等片時，待我取口寶劍，進去

殺了惡人，與你一同逃出龍潭虎穴。」小姐叫聲：「相公呀！你有隱身之法護住身子，叫我一人在此等候。若還有人看見，豈不有性命之憂？若依奴家，暫饒惡人，快些逃命要緊。」公子聞言，叫聲：「小姐言之有理。」說罷，用隱身法隱住，叫小姐拉住把衣角，二人走到後門。公子落栓，扭掉了鎖，出了後門，直奔大街而走。只見對過來了兩個更夫，二人站在牆跟，更夫執著燈球，竟不看見。聞二公子越法大著膽，攙著小姐走到西門。見城門關閉不得出城，要等天明。二人正在著急，只見那頭來了一頂大轎，有一對提燈，上寫刑部尚書。有家人趕到城門邊喊道「太爺到了，快開門！」早有門兵答應，起來即忙開了城門。轎子出城。聞二公子跟著轎後，一擁出了城門。轎子回他莊上。

且說公子帶領小姐出了城出來，走到鄉家。天色微明，見前面一座茶亭，二人坐下略歇片刻。只聽得那邊草房內門拴一響，開了大門，走出個人來，左手拿了筲箕，右手拎了把茶壺，見他們口中說道：「有趣呀！到是一對童男童女，坐在上門首呢。」又見後面出來一個老婦人，口中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！清早起來講什麼胡言？還不沖茶去。」那人竟自去了。老婦人看見二人，吃了一驚，走到小姐跟前定睛一看，說：「你是鄧紅濟小姐，怎得到此？」小姐見這老婦人說他名子，嚇了一跳。公子大驚。不知老婦人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